

子二、顯對治（分二科） 丑一、列釋行相（分六科） 寅一、慈
慈對治恚，無損行轉故。

這個第三科「六順出離界」，這一科裡面分四科，第一科「明建立」已經講完了。第二科是「顯對治」，就是用這六個法門來對治這六種煩惱，這樣意思。這六個法門第一個就是「慈」。學習「慈」的法門能對治「恚」，能夠消除內心的瞋恨。這瞋的煩惱實在是很厲害的；說貪心很大，其實瞋心是很厲害的。

「無損行轉故」，修這個「慈」的法門，就是使令自己的內心對一切人都是「無損行」，就是沒有損害心。這個「行」就是「心」，「無損行」就是沒損害心；或者說這個損害心能發出來種種惡行，那麼講也可以。這個「轉」就是現起的意思，就是生起：原來沒有、現在有了，那麼叫做「轉」。就是沒有損害心的生起，沒有損害人的惡行生起，所以叫做「慈」。

通常經論上說到慈悲喜捨，是在禪定裏邊，是在這個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或者空無邊處定、識無邊處定、無所有處定，在這樣的禪定裏邊修這個慈悲喜捨的這種法門，不是散亂心，所以它有力量，它能夠對治。我們若是在散亂心裏面這樣修，也是有力量，但是力量當然是軟弱一點。「慈對治恚，無損行轉故」。

《披尋記》三七八頁：

慈對治恚等者：此於無苦無樂有情欲與其樂，故名為慈。由此能對治恚故，無損惱行轉。

「慈對治恚等者：此於無苦無樂有情」，其實這個文在下邊，就是本論下文都有解釋。在眾生裏邊分三類：第一類就是也沒有痛苦、可也沒有安樂，這樣的人；這樣的人的希望就是有安樂，「我希望得到安樂」。而這位修這個法門的這個人，就是對這類的有情「欲與其樂」：在禪定裏面思惟要佈施給他種種的安樂，那麼就叫做「慈」。「安樂」，一般地說或者飲食、衣服，衣食住這一些安樂，或者是其他的種種樂。

「由此能對治恚故，無損惱行轉」，這個「恚」是對眾生不滿意、憤怒，現在在禪定裏面，把這個恚消除了，然後能夠積極地利益眾生，所以叫做「慈」。可是這件事，本來有嚴重的貪瞋癡，當然是沒有禪定的人；已經有了禪定的人，他應該是沒有這個欲界的這煩惱是沒有的，沒有當然是沒有現行。可是也是很難說，有的時候雖然得禪定，如果有不合適因緣的觸怒，他也有可能現出煩惱，一現出煩惱這禪定就破壞了，有這種情形。所以在禪定裏面修這個慈悲喜捨的法門，把這個欲煩惱、恚、害各式各樣的煩惱，用這樣的法門把它消除了，他就堅定，內心的清淨就是特別的堅強，而不會被煩惱所破壞的。

寅二、悲

悲對治害，為除他苦，勝樂行轉故。

「悲對治害」，欲尋伺、恚尋伺、害尋伺，那麼這悲心來對治這個「害」。「為除他苦」，「悲」這個法門怎麼修行呢？就是為了消除他人的痛苦。「勝樂行轉故」，就殊勝的安樂行現起；自己本身有勝樂行，觀想對方得到勝樂行，這麼樣修，也是一樣，應該是在禪定裏面。

《披尋記》三七八頁：

悲對治害等者：此於有苦有情欲拔其苦，故名為悲。由此能對治害故，有勝樂行轉。

寅三、喜

喜治不樂，於他樂事，隨喜行轉故

這是第三。「喜」就是歡喜心，來對治自己內心的不樂、不歡喜；不歡喜就是嫉妒心。「於他樂事，隨喜行轉故」，對於別人有榮譽的事情、有快樂的事情的時候，我內心裏面歡喜，我隨順歡喜心現起而不生嫉妒心。嫉妒心實在也是不高興、也是憤怒，但是心情和憤怒有一點不同。

《披尋記》三七八頁：

喜治不樂等者：此於有樂有情慶悅隨喜，故名為喜；由此對治不樂。不樂，即憎嫉之異名。由有憎嫉，於他所得樂事，不生隨喜行故。

「喜治不樂等者：此於有樂有情慶悅隨喜」，這是第三種有情。第一種有情是無苦無樂，第二種有情是有苦惱、沒有樂，第三種是有樂的有情。這個對於有快樂的有情，我們內心裏面能慶悅，慶幸喜悅，隨順而不嫉妒，「故名為喜，由此對治不樂」。「不樂，即憎嫉之異名；由有憎嫉，於他所得樂事，不生隨喜行故」，所以現在就是修這個「喜」，在禪定裏面修這個隨喜的法門。

這一般的情形，我們也會發覺到，人有這樣的污點：就是有嫉妒心，但是沒有方法對治。只有釋迦牟尼佛大慈大悲他開導一個方法，告訴我們這樣去修就能把這個煩惱消除了，所以佛的智慧非常廣大，不是只是說「你不要嫉妒！」這話沒有用，一定給他一個方法，給他一個方法他自己這樣做，慢慢這問題才能解決。這個貪心很大、瞋心很大，也是一樣，一定要學習一個法門，不斷地學、不斷地修，慢慢才能改善自己，這是佛的大智慧的地方。

但是我有的時候…有一回在福嚴佛學院聽一位從中國大陸來的老法師講開示。那老法師說話也很自在，說是「你學了很多的佛法，你不修行沒有用！」哎呀！我說這老法師說得很好，當然這佛學院的法師、居士都是天天在學的。他就是（說）：「你要修行才可以！」這句話說的很對，但是他沒有說怎麼修行這句話沒有說。當然你們天天學的就是修行的法門，所以不需要再說也可以。所以世間上的事情，「世間」所謂不是佛法，在非佛法的範圍內也會發現很多很多的問題，但是沒有方法對治，沒有這種事情。這是簡單的一點，或者用法律，法的國家有法律，你犯法要治罰你，這是一種。但是釋迦牟尼佛，不是，佛是告訴你一個方法，你若不肯用它來修行，那就是自己的過失了。「教不嚴師之愆」，教是教了你還是沒成功，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了。

我有一點感覺，什麼呢？這所有的佛教徒，我們學習佛法用功修行；當然所有的修行的法門都是好，沒有說是不好的，沒有這件事；沒有說不好，都是好。但是我們在學習經論的時候發現一件事，發覺一件事；什麼事情呢？你有什麼煩惱，就用什麼煩惱來對治，經上是這樣的辦法，經上是這樣說的。我有嫉妒心的時候，佛說你用「喜」的法門來對治；有什麼煩惱，用什麼煩惱對治，經上是這樣意思。但是我們現在這流行的佛法，是怎麼樣說的呢？不是這樣。流行的佛法，說你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，這是對的，這是非常好；但是不是各別對治。原來有的那些煩惱還在那裏，一樣還在那裏沒有對治。當然我們誠心地念阿彌陀佛，也多少能受到影響，各式各樣的煩惱也受到影響，但是多數還是在那裏。遇見因緣的時候，那個煩惱就出來活動，遇見那個因緣的時候，這個煩惱就出來活動，也障礙自己的功德，也障礙別人的功德，事實上就是這樣子。我們通常說：正法住世的時代、像法住世的時代、末法住世的時代，我們也就是這麼一解釋：什麼是正法、像法、末法，實在我們還是迷迷糊糊。現在我們若問：什麼是末法時代？末法時代的佛法是什麼情形？就是這樣情形，不對治煩惱！我們也學習佛法，但是不對治煩惱，是名末法時代。應該是這樣意思。

寅四、捨

捨治貪恚，俱捨行轉故。

慈、悲、喜；現在說到這個「捨」。這個「捨」它有什麼作用呢？是對治「貪」和「恚」的煩惱。對治這個貪和恚這個煩惱，不是對治別人、是對治自己呀！我有貪心、我有恚、或者我有嫉妒心，那麼我應該修行什麼法門？修行這個「捨」的法門，是這樣意思。我要棄捨我的貪心、棄捨這個恚，這個恚裏面也包括嫉妒。若這樣講，就是把慈悲喜都包括在這裏頭了，那等於是重說了，那又是不同。但是這個事情也還不是重覆；慈能對治恚、悲能對治害、喜能對治這個嫉妒，那是個別說的；現在這個捨是

統一起來說。如果我有貪、又有恚，恚裏面包括前面那個悲所對治的，也包括嫉妒，我有這麼多的煩惱的時候，我要用「捨」；我要修這個不淨觀來對治貪，修慈悲觀來對治恚、害，也對治嫉妒。「俱捨行轉故」，就是所有的煩惱完全都棄捨了，要這樣子來修行，也可以這麼解釋。

另外一個解釋，就是不在自己這方面說；在菩薩那方面說。這發菩提心的菩薩也可能是聖人，他在教化眾生的時候，慈能與樂、悲能拔苦、這個喜對治嫉妒，這樣子。那麼有了快樂的眾生、他就會生貪心，菩薩就教導他不要生貪心，給他一個法門教他不生貪心。那麼有苦惱的眾生、他是憤怒，菩薩教導他不要憤怒，是這樣子。那麼沒有貪、也沒有瞋的這種眾生，他不貪不瞋的這個時候他就是愚蠢、愚癡，菩薩告訴他：你要開智慧，這也包括在內，不只是貪恚，是這樣意思。「俱捨行轉故」，佛菩薩這樣教導眾生。所以分兩個態度來解釋這一段文，「俱捨行轉故」。

《披尋記》三七八頁：

捨治貪恚等者：處中而住，說名為捨。此於一切有情平等平等無有親怨，由是故能對治貪恚。無欣無感，名俱捨行。

「捨治貪恚等者：處中而住」，這個貪是一邊，恚是一邊；一個愛、一個憎。恚是憎、貪就是愛；愛和憎是兩邊。現在也不愛也不憎，「處中」，所以叫做捨，「說名為捨」。「此於一切有情平等平等無有親怨」，於我好的我也不愛，於我壞的我也不怨。「由是故能對治貪恚，無欣無感」，沒有歡喜也沒有憂愁，「名俱捨行」。

當然這是這個修行人自己這方面應該要這樣的修行，使令自己的心保持平等位，平等的境界。

寅五、無相

無相對治一切眾相，相相違故。

這個「捨治貪恚，俱捨行轉故」，前邊是各式各樣；慈對治恚、悲對治害、喜治不樂、捨治貪恚，這樣子說；用慈、用悲、用喜、用捨。究竟怎麼樣才能對治呢？前面實在只是能對治現行的煩惱，煩惱的種子還是不能對治的。那麼一定要修這個「無相」法門；修這個無相法門的時候，「對治一切眾相」。前面說貪也是相，瞋也是相，嫉妒也是相，各式各樣的煩惱都是相，用這無相的法門對治一切眾相。「無相」為什麼能對治一切眾相呢？「相相違故」，那個「相」和「無相」是衝突的。你若修這個無相法門的時候，這一切的「相」不能擾亂你，不能在你心裏面有擾亂的作用，不能的。這個「相」，當然就是三三昧裏面無相三昧。修這個無相三昧，這當然純是無漏的境界，這

是聖道。前邊慈悲喜捨還是通於有漏，也通於無漏的；但這無相這純是無漏的境界，所以它能夠深入的觀諸法實相的時候，能滅除去內心裏邊一切煩惱的種子，這是聖道。這是無相法門。

寅六、離我慢

若離我慢，於自解脫、或所證中，定無疑惑。故離我慢，是彼對治。

慈悲喜捨是四個，加無相是五個；這底下是第六，是「離我慢」。「若離我慢，於自解脫或所證中，定無疑惑。故離我慢，是彼對治」，這個「離我慢」；這個執著有我的時候、他就會高舉，就感覺到自己很高、感覺到自己很大，就看別人都是矮的、看別人都是小的，自然是有這種心情；所以叫做「慢」，叫做「我慢」。「若離我慢」，那就是要修無我觀，修無我觀的時候這個我慢就沒有了，修無我觀就是空三昧。

「於自解脫」，你若是修成功了的時候，常常的觀察這個色受想行識、這個生命體是剎那剎那生滅變化，剎那生、剎那滅、老病死。常這樣觀就會得到無我的智慧的時候；得到無我的智慧、就能見到無我的第一義諦的境界，就得解脫了，就是聖人了。那麼「於自解脫」，對於自己長時期用功、所覺悟的這個解脫境界就沒有疑惑了。最初沒有修行的時候，佛這樣說，聽佛說這樣無我的法門，心裏面疑惑，疑惑這件事，對於這個法門沒有什麼信心。當然疑信參半，也不是決定一點信心也沒有，總是有一點猶豫。這樣子，它就對他有障礙，現在由於信心增強了，常常這樣觀，常常這樣修無我觀，成功了，解脫了我見、我愛、我慢、我癡的煩惱了，這個時候就沒有疑惑了。對於佛、已經成功的聖人，他也沒有疑惑，就是生起尊敬心。原來說佛，看這個三十二相，這還是看見，如果三十二相沒看見，說佛只是聽到個名字，說到有三十二相，我也沒看見過。對佛有信心，究竟相信什麼？自己也不清楚。

有一年有一個居士說：「我信佛十幾年了，忽然間反省自己，我相信佛，究竟我相信什麼？不知道！我不知道我相信什麼！」這句話雖然是表示這個人很膚淺，但是說出這句話非常有意義，非常有意思。我們也可以想一想，我相信佛法究竟相信什麼？我們都是門外漢，我們沒有得第一義諦都是門外漢；這個心都在色聲香味觸法上活動，有風一來的時候心就動，就是這麼個境界。現在修無我觀成功的人、得解脫的人，不是這麼回事，不是的！他與第一義諦相應了，這個時候，「我相信佛，相信什麼？」「如來者，諸法如義」，他明白這件事：「諸法如義」是佛呀！明白這個境界了！這個時候完全是聖人的境界，不是凡夫。說什麼是佛？什麼是法？什麼是僧？都是第一義諦的境界，是離一切分別相的。所以心裏面這時候，「佛說的是對的！」這是聖人，這不是凡夫！這時候他對於佛法僧的信心完全不同了，和我們在凡夫的時候完全不一樣，完

全不一樣。所以「於自解脫，定無疑惑」了！

所以這也看出來，沒得聖道的時候，說有信心；我能夠把我已經可以得到的這個欲都棄捨了，我來到佛法裏面修行，可見這不是口頭上說信，他有行動了；但是沒有人聖道的時候，心裏還是不行的，還是有起伏。若是入了聖道，最低限度是初果才不退轉；這個信不退轉了，是不退轉了，「於自解脫，定無疑惑。」

「或所證中，定無疑惑」，就是說他所證悟的第一義諦的境界，也是沒有疑惑了。這是完全不同了，沒有這個我的繫縛。我們凡夫一有了事情的時候，心裏面就觀察利害，這件事若這麼做對我有利、若那麼做對我有害；說是若這麼做對我有利的時候、對別人有害，不要管，不要管！就會用這樣的站在我的立場，去分析觀察這件事，然後採取行動。這聖人沒有我的時候，不這樣想。聖人，得到初果聖人以後，他深入諸法實相的時候，這裏沒有我、也沒有你，沒有彼此對立的境界的，沒有這個差別相，所以有事情的時候，他都是有慈悲心的。初果聖人以上都是有慈悲心的；當然和大菩薩、佛的慈悲是不能比，所以聖人的偉大是在這裏。「定無疑惑」，沒有這些疑惑的問題了，也就是沒有這樣的過失了，也就是沒有罪過，不會有嚴重的罪過的。

「故離我慢，是彼對治」，所以若是修無我觀，破除去我見、我慢、我癡、我愛，他就沒有疑惑了。就是最低限度得了初果，得了初果以後，對於佛、法、僧、還有個戒也是有信心的，「聖所愛戒」、這聖人愛這個戒；我們凡夫愛著這個五欲，聖人是愛這個戒的，就是清淨、遠離一切過失。那麼信佛、信法、信僧、而信戒，就是對治出去一切不信的垢，對治一切破戒的垢，所以叫做四證淨，也就是不可壞信，信達到證，達到不退轉的境界。所以「故離我慢，是彼對治」，是彼疑惑的對治，能對治出去一切的疑惑。這個疑，就是他證悟了第一義諦的時候，他才知道什麼是佛、什麼是法、什麼是僧。這個僧就是學習佛法、學習聖道，證悟了第一義諦的這些修行人，他也有恭敬心。他就不會再疑惑了！我們凡夫沒得聖道的人，只是看個表面；當然人的智慧也有高低，那個信心不是完全具足的。

這是「無相對治一切眾相，相相違故。若離我慢，於自解脫、或所證中，定無疑惑。故離我慢，是彼對治。」

《披尋記》三七八頁：

若離我慢等者：謂如已證諦現觀者，畢竟永斷見道所斷一切煩惱，是名解脫。此解脫已，能自了知畢竟不墜惡趣，是名於自解脫定無疑惑。又復具足成就四種證淨，是名於自所證定無疑惑。如是疑惑，我慢俱轉，我慢若離疑惑永斷，故離我慢，是彼對治。

「若離我慢等者：謂如已證諦現觀者」，就是初果聖人了。「畢竟永斷見道所斷一

切的煩惱」，就是斷除我見、戒取、和疑這三種煩惱，「是名解脫」。「此解脫已，能自了知畢竟不墮惡趣了，是名於自解脫定無疑惑」。「又復具足成就四種證淨」，就是佛、法、僧、戒，這四種證淨也成就了。這個「證」就是他本身經過修行，證悟了苦集滅道的四諦，這個時候他能夠清淨，遠離了於佛法僧戒的不信之垢，所以叫做「淨」，也沒有破戒的垢，所以以叫做四種證淨，「是名於自所證定無疑惑」。「如是疑惑，我慢俱轉」，這疑惑和我慢在一起、一塊兒活動的，我慢若離開了，「疑惑永斷」，「故離我慢，是彼對治」，是彼疑惑的對治。

丑二、結顯德失

此諸出離，定能出離一切恚等。不善修故，恚等過失容可現行。

這個「顯對治」第一科是「列釋行相」，解釋出來這六個法門對治煩惱的相貌。現在這底下「結顯德失」，顯示它的功德和過失。

「此諸出離」，前面這六種出離，「定能出離一切恚等」，你能這樣修行，決定能夠出離恚等，從那個憤怒裏面解脫出來，不再憤怒了；各式各樣的煩惱不能繫縛你，你從煩惱裏面解脫出來了，決定能夠這樣成功了的。「不善修故，恚等過失，容可現行」，假設你沒能夠「善修」，這「善」作兩個解釋，「善」者「能」也，「不善修」、你不能修這四個法門，不能修習、那當然是煩惱還是「恚等過失，容可現行」，各式各樣的煩惱會出來活動。

若是你能圓滿的修行，你能善巧的修行，這個「善巧」怎麼講呢？你修行的時候，能夠調、能調適你的身心，應該修止的時候修止，應該修觀的時候修觀，這叫做「善」；修止的時候你修觀，修觀的時候修止，這不行。昏沈的時候應該怎麼修，掉舉的時候應該怎麼修，你能善巧的調和。就像那個將軍總司令，調動軍隊作戰的時候，他知道怎麼調動軍隊，在什麼地方用這個軍隊要用得多、要用得少，那個地方要有軍隊，那個地方不需要，他總是調動。這個心，你用功修行的時候，什麼時候用止，什麼時候用觀，你也要調，那叫作「善」，那叫作「善巧」。但是你不善巧修，修得沒成功，這「恚等過失，容可現行」；若是你修得很圓滿，一定是成功了，「定能出離一切恚等」。這是「德失」。

子三、明所攝（分二科）

丑一、舉前五種

又前五種順出離界，初之四種天住所攝，第五一種聖住所攝。

這是第三科「明所攝」。前面是第二科「顯對治」，這底下是「明所攝」。這個「對治」這句話就是修行的意思；你能這樣用功修行，就能夠消滅出去各式各樣的煩惱，

所以叫作「對治」。這底下「明所攝」，彼此間的關係。

「又前五種順出離界」，有五種、有六種。前面那五種順出離界「初之四種」是「天住所攝」，「初之四種」就是破除去欲尋伺、恚尋伺、害尋伺這三種尋伺，那個第四種就說到無相三昧；這個無相三昧分兩種，一種加在欲尋伺、恚尋伺、害尋伺裏面，那麼這是四種。「天住所攝」，這個「天住」就是四禪，也包括無色界的四空定，都算是「天住」。「第五一種聖住所攝」，「第五一種」就是無相三昧，那是屬於聖住所攝。

《披尋記》三七九頁：

初之四種天住所攝等者：謂諸靜慮諸無色住，是名天住。欲、恚、害、出離，靜慮天住所攝。及色出離，無色天住所攝。薩迦耶滅，聖住所攝。謂修空、無願、無相為加行故。

「初之四種天住所攝等者：謂諸靜慮諸無色住」，色界的四靜慮和無色界的四空定「是名天住」，是天人所住的地方，都在禪定裏面。這個「欲、恚、害、出離，靜慮天住所攝」，能夠修這個不淨觀、修這慈悲觀，破除去欲、恚、害，那就得初禪了。初禪，再修二禪就從初禪裏面解脫出來，三禪、四禪乃至四空定，這是「天住所攝」。「及色出離」，出離了色就是四空定，「無色天住所攝」。「薩迦耶滅，聖住所攝」，那麼就是修這個無相三昧就包括了滅除去薩迦耶見、滅除我見，那是聖住，而不是凡夫了；前面這個天住還是屬於凡夫的。「謂修空、無願、無相，為加行故」，就是努力修這三三昧，破除去我我所見呢，就得聖道了，就滅除薩迦耶見了。前面是「舉前五種」。

丑二、顯此六種

今此六種順出離界，前之四種，梵住所攝；第五、第六聖住所攝。

這第二科，第二科這六種順出離界裏邊，前邊的四種就是慈悲喜捨，慈悲喜捨是「梵住」；這個「梵住」，「梵」也是清淨的意思，這個清淨的人的境界。清淨的境界，我剛才也說過，他是在禪定裏面修慈悲喜捨的，那麼他就是又進一步增長了他的功德。所以說四梵住如果修成功了，那麼就是得了中間禪，那就是可以在初禪天作梵天王了。但是事實上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乃至四空定，都可以修這種四無量心的。那麼他就是「梵住所攝」。

「第五、第六聖住所攝」，這裏面說的那個第五是無相，第六是滅除去薩迦耶的我慢，那麼就是聖住，而不是凡夫了。但是這裏分開來說，無相三昧是一種；三三昧之一；破這薩迦耶見是空三昧，再加上無願，那麼就是三三昧。三三昧是「聖住所攝」。

子四、明所依（分三科） 丑一、略釋名（分二科） 寅一、出離

復次能超恚等諸過失故，名為出離。

這底下第四科「明所依」，就是這個「六順出離界」分四科，現在是最後一科「明所依」。就是你修行這樣的法門的時候，修這個聖住，或者修這個梵住；你這樣修行的時候，你心裏要有一個「依」，要有一個依據，要有一個法門的。這一段文也很重要，分三科，第一科是「略釋名」，分兩科，第一科「出離」。

「復次能超恚等諸過失故」，我們若是能夠修學這六種法門，就能夠超越恚、害等種種過失，所以名之為「出離」；能從煩惱裏面解脫出來。這是第一科，第二名「依」。

寅二、依

於出離時，正可憑仗，故名為依。

就是我們這樣修行的時候，修學這個法門從煩惱裏面解脫出來的時候，「正可憑仗」，這個法門是你所依賴的；你依賴它才能從煩惱裏面出來，所以它也可以名之為「依」。又名為「出離」，又名為「依」，這樣意思。

丑二、標列種

世尊說依、略有四種。一、法是依，非數取趣；二、義是依，非文；三、了義經是依，非不了義經；四、智是依，非識。

前面是「略釋名」，「明所依」是解釋所依的名。現在這底下「標列種」，就是標列出來四種所依，那四種呢？

「一、法是依，非數取趣」，就是佛說的這一切的十二分教，這是我們一切眾生的依止處。「非數取趣」，不是講法的那個人；就是依法不依人的意思，不是人；「數取趣」就是人。

「二、義是依，非文」，這法裏面又分兩種：一個是「義」，一個是「文」；就是能詮顯的是文，所詮顯的是義。這能所兩種我們要依靠那一個呢？就是義，文所詮的義，是我們所依賴的，要依賴這個義才能得解脫的；不是那個文字，文字也是很重要，但是不是文，而是義。這下面還有解釋，就說到這裡。

「三、了義經是依，非不了義經」，這義裏邊又有分別；有的是「了義」，有的是「不了義」。什麼叫作「了義」呢？可以兩個解釋：一個是這法門是講了，還是不明了，還沒有完全說明白叫不了義，這是一個解釋。完全說明白了，我們看明白了，那就叫了義這是一個解釋。第二個解釋是「究竟」的意思，「不了義」就是這個法門不究竟叫「不了義」；「了義」是究竟的，這個法門是究竟的，是這樣意思。一個究竟，一個是

不究竟。「了義經」是究竟的，能滿足我們得無上菩提，得大涅槃的，這就是究竟。不了義的，不能得涅槃的，不能出離世間得解脫的，那就是不了義。那麼這樣說，「了義經」是我們所憑仗的，「非不了義經」。

「四、智是依，非識」，「智」是什麼呢？就是無漏的無分別智慧，就是能見第一義諦、無分別的那個智慧；這個智慧是靠得住的，你成就了這個智慧，就是能了脫生死了。「非識」，不是有分別的識；這個分別識、這有漏的識靠不住，那還是不行。

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問題，我姑妄言之。這個「智」、智慧，你成就了這個智慧，你就得聖道了，你就成功了；你沒成就這個智慧，你原來的分別心靠不住的。「依智不依識」，「智是依，非識」這話，有什麼意思呢？比如說你修行，「把你的本性顯出來」；而不說讓你成就智慧，這個地方是有問題。「把本性顯出來」，重視這一點，而不說成就智慧，這是有問題。

什麼地方會有過失呢？當然這也就是學習經論的時候，學習的有點問題。比如說我們靜坐，今天靜坐、明天也靜坐，感覺妄想很多。妄想不是貪就是瞋，就是欲尋思、恚尋思、害尋思、國土尋思、親里尋思、不死尋思，就是這麼多的妄想。但是不斷地努力的時候，漸漸地尋思少了，漸漸沒有了，我可以維持一個鐘頭一念不生，我若是坐兩個鐘頭的時候心裏有點妄想。但我繼續努力，一天我可以坐八個鐘頭，只有一點妄想，只有一個妄想。我繼續努力，我一坐七天一念不生，這靈明的心寂而常照、照而常寂，會有這種境界。會有這種境界的時候，假設你聽的法門，你學習的佛法，就是「把這個本性顯出來就是佛」，你這時候會怎麼想？噢！我現在這靈明的心，離一切妄想；這心就是佛，我就是佛！自然地會這樣想，「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」，自然是這樣嘛，你就會容易這樣想。

但是現在說「智是依，非識」，要有智慧；什麼是智慧呢？觀一切法是無常的，是無我的，見一切法寂滅相的那個無分別清淨的智慧，那才是聖境。你沒有成就這個智慧的時候不行。這個時候只是修定，把這一念清淨心現出來，「啊！心就是佛！」經上也有這一句話：「心就是佛」、「即心是佛」。這時候就和這地方有一點問題，所以，我們學習經論，尤其是學這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學這《大智度論》、《般若經》這些經論的時候，要我空，又法空，觀一切法無自性、畢竟空，這樣修。但是我們沒有修「觀一切法空」，我沒這麼修；我就是寂靜住，果然是靈明的心現出來了，沒有妄想了，說這就是佛，那這地方有什麼問題沒有？你想一想。

經上說，你要修我空，要修法空；我沒修我空也沒修法空，我只是寂靜住，我就得到清淨心了，這本性就現出來了，那麼這地方對不對呢？你成就我空的智慧沒有？你觀一切法空的智慧成就沒有？我們《瑜伽師地論》前面說過了，要得法住智，然後

得涅槃智，那時候你才能夠成功了。什麼叫法住智也不懂、涅槃智也不懂，我就這麼寂靜住，就是我的靈明心現出來就是佛？要想一想，是佛嗎？你是佛嗎？要想一想這問題。

所以若是有的人說：「我開悟了」，他說的開悟，你知道他究竟開悟沒開悟？你也知道。怎麼樣才能知道呢？你一定要學習經論，廣學經論；按今天的佛教來說，你學的少還是不行的，要廣學經論。這時候你才能知道，雖然你還沒得無生法忍，但是誰說「開悟了」！你心裏面有一個鏡子，有一個大圓鏡，照一照就知道；就是用經論這鏡子一照就知道，你開悟沒開悟。不然你若不學習經論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他開悟沒開悟。

學習了經論就是「要怎麼樣修行，達到什麼境界」，它裏面說得清清楚楚的。有人問：「開悟的人是怎麼樣呢？」你讀金剛經就知道，金剛經那就是開悟的境界。現在說《瑜伽師地論》也是，《大智度論》、《大般若經》這些經論，這就是開悟的境界，你沒有仔細的深入地學習，你不知道。

我們學習《金剛經》，但是《金剛經》注解很多很多，也不知道誰說的對。但是你若去讀《大智度論》，那就不同。《金剛經》因為文不多，只要你有點學問就可以作一部注解，或參考參考就可以寫出來，沒什麼難。但是你若是去學《大品般若經》，作一部注解我看看，那就不容易，因為它裏面事情複雜、多；你要能自圓其說，不要自己撞頭，那就是你要深入佛法才可以。所以你要讀這《大品般若經》的時候，那就完全不一樣；其實和《金剛經》道理是一樣，一樣中還有個不一樣。

所以這地方佛是很明白的看見了，像法時代就有點已經開始，但末法時代各式各樣的情形。而我們沒學習佛法的人，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！不知東西南北。那麼，現在佛告訴我們「依法，不依人；依義，不依語；依了義經，不依不了義；依智，不依識」。但是你若不去仔細思惟這道理，你還是不容易懂、還是不容易明白的。

丑三、明建立（分二科） 寅一、約四補特伽羅辨（分三科） 卯一、徵此四種依，因何建立？

這是第三科「明建立」。第一科「略釋名」，第二科「標列種」、標列出來四種。這底下「明建立」，明這四種；什麼理由建立這四種依呢？分兩科，第一科「約四補特伽羅辨」，就是約這四種人來說明。分三科，第一科是「徵」。

「此四種依，因何建立」？什麼理由建立這四種依呢？這是問，第二科是「標」。

卯二、標

補特伽羅四種別故。

因為人有四種差別，所以建立這四種依。這是標。

底下第三科是解釋，分兩科，第一科「別辨相」，就是一條一條的辨別他的相貌。

卯三、釋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別辨相

謂因諂詐補特伽羅差別故，建立初依；因順世間補特伽羅差別故，建立第二；因住自見取補特伽羅差別故，建立第三；因聞為極補特伽羅差別故，建立第四。

「謂因諂詐補特伽羅差別故，建立初依」，這句話說得非常坦白，非常直、非常真實，「謂因」因為有諂、有詐的這種人他來擾亂佛法，冒充善知識，這樣的補特伽羅，所以使令眾生誤入歧途還不知道。「建立初依」，所以佛安立第一個「依法、不依人」，你不要依靠那個人，要依法；但這道理下面才說出來。

「因順世間補特伽羅差別故，建立第二」，因為隨順世間補特伽羅的差別，所以建立第二個依，這裏面還是有個理由的。世間上的「補特伽羅」，世間上的人有一種習慣，有一種偏愛，就是我們出家人；就連我妙境也有一點這個毛病，什麼呢？你寫一篇文章我看一看，你這文句不好心裏就不歡喜；裏面說的道理說得很圓滿，但是文句不好；文句不好，心裏就不是那麼重視這件事。所以佛說：「依義、不依文」，文字不好不要緊，裏邊的義說得圓滿就是值得尊重，是這樣意思。「因順世間補特伽羅差別故」，世間上的補特伽羅有這樣差別，這是一個意思。

「因住自見取補特伽羅差別故，建立第三」，「自見取補特伽羅」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我所歡喜的、我的見解，我依憑、依據我自己的心情，我歡喜哪個好我就根據那個法門去修行，就叫「自見取」，這個意思。現在說你不可以這樣子，你的見解可信嗎？佛說：「依了義經、不依不了義經」，你不要執著這個好，你的分別心不夠、你的智慧不夠，佛說「這是了義經」這才可以，不了義經還是不可以的呀！是這麼意思。這是建立第三的原因。

「因聞為極補特伽羅差別故，建立第四」，就是第四「依智、不依識」。「因聞為極」，就是我們末法時代普遍的是這樣子，就是對於佛法我聽一聽別人的講解，我自己看一看就好了，不必再有其他的事情，也不須要修行，不用！這樣的關係，「建立第四」，就是建立「依智，不依識」。你現在聽聞佛法，你的識還是貪瞋癡虛妄分別，一點兒也沒改變，那怎麼靠得住呢？一定要用功修行，從聞思修得無生法忍，成就了無分別智，這時候才是靠得住了，才是可以依據的，是這樣意思。

《披尋記》三七九頁：

謂因諂詐補特伽羅差別等者：謂彼諂詐補特伽羅未能證得沙門果法，因此失故，建立唯法是依，非數取趣。又順世間補特伽羅樂著言論，未能知義，因此失故，建立唯義是依，非文。又住自見取補特伽羅執義非義，非義為義，因此失故，建立了義經是依，非不了義經。又聞為極補特伽羅彼以聽聞為其究竟，不求證得，因此失故，建立唯智是依，非識。

「謂因諂詐補特伽羅差別等者：謂彼諂詐補特伽羅未能證得沙門果法」，這個解釋得很究竟；說這個眾生他沒有證得沙門果，就是沒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沒得無生法忍，就是這個人的貪瞋癡還活動。「因此失故，建立唯法是依，非數取趣」。「又順世間補特伽羅樂著言論」，世間補特伽羅就是歡喜文辭非常的美妙，「樂著言論，未能知義」，他不知道那個「義」是最重要的，他不能知道。「因此失故，建立唯義是依，非文」。「又住自見取補特伽羅執義非義」，「自見取」的補特伽羅，我歡喜這個好就是好嘛！我管他有沒有道德，我不管！「執義」，執著那個義是「非義」，就是好的認為是壞的，「非義為義」、壞的認為是好的。「因此失故，建立了義經是依，非不了義經」。「又聞為極補特伽羅，彼以聽聞為其究竟，不求證得，因此失故，建立唯智是依，非識」。

這是「別辨相」，這底下還有解釋，「隨難釋」哪一個「難」就解釋解釋。

辰二、隨難釋

因其諂詐，說法是依，非數取趣。要與彼論分別決擇，方證正智；非為由彼現威儀故。

「因其諂詐說法是依」，佛因為眾生裏面有諂詐的人，所以告訴我們「法」才是可依賴的，「非數取趣」，不是那個諂詐的補特伽羅是可靠的。「要與彼論分別決擇，方證正智」，若是這樣的話，我們怎麼能知道這個人是可靠的呢？「要與彼論」，你要和他談談話，去分別道理決擇第一義諦，這個時候你才能知道「喔！這個人是有正知正見的」，這個時候就可以依。「非為由彼現威儀故」，不是說那個人看上去道貌岸然，有大威德名稱普聞，很多人皈依、禮拜、讚歎；不是這樣子。就是「非為由彼現威儀故」，是這樣意思。

寅二、約四時辨（分三科）

卯一、標差別

即於此中復有差別。

前邊這是「隨難釋」，這底下第二「約四時辨」。前面「約四補特伽羅辨」，底下「約

四時辨」，四個時間辨。分三科，第一是「標差別」，即於此中復有不同情況。

卯二、別辨相（分四科） 辰一、初依（分二科） 巳一、標簡
謂佛宣說補特伽羅，及與諸法，唯法是依，非數取趣。

佛也是說，佛也勸導學習佛法人的要去弘揚佛法，佛也說這個話了。但是「唯法是依，非數取趣」不是人。這是第一個「標差別」、「別辨相」，辰一是「初依」，「初依」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標簡」，剛才這是「標簡」。「唯法是依，非數取趣」，就是「簡」，就是不合適的挑出去，不要。第二科「隨釋」。為什麼理由呢？

巳二、隨釋
世俗言辭不應執故。

《披尋記》三八〇頁：

世俗言辭不應執者：補特伽羅唯是假立都非實有，依此說彼世俗言辭不應依執。

「世俗言辭不應執者：補特伽羅唯是假立」，就是色受想行識合起來叫作「補特伽羅」，不是有實體的，「都非實有，依此說彼世俗言辭不應依執」，是這樣意思。

要依法、不要依人，這是第一依。現在「第二依」分兩科，又是「標簡」。

辰二、第二依（分二科） 巳一、標簡
法又二種：謂文及義。唯義是依，非文。

「法又二種：謂文和義」，「唯義」才是可依靠的，不是文。這是「標簡」，第二科「徵釋」。

巳二、徵釋
何以故？不應但聞即為究竟；要須於義，思惟籌量審觀察故。

「何以故？不應但聞即為究竟」，「但聞即為究竟」那就只在文字上的事情。「要須於義思惟籌量」，我們佛教徒學習佛法，一定要在文字所詮的義，在那個義上去思惟、去籌量、去觀察，這樣子叫作「審觀察故」就是深入的、認真的去觀察，我們才能解決問題；不是文字很好、不行，文字好沒有用。文字的作用只是能表示義，而我們在義上去思惟觀察，才能夠解決這生死大事。光是文字好沒有用、不行，對生死大事不能發生作用。但是文字好令人生歡喜心，那也有點好處，生了歡喜心然後學習文裏面的義，還是由「依義得解脫」，還不是依文。就是有所偏重，你要執著文而忽略了義，

那還是不能解決問題。

辰三、第三依（分二科） 巳一、標說

佛所說經，或有了義，或不了義。

這是「第三依」，先「標說」。巳二是「簡依」。

巳二、簡依

觀察義時，了義是依，非不了義。

我們觀察依佛所說的義，內心裏觀察的時候要依究竟的義才是義，非不了義。

辰四、第四依（分二科） 巳一、標說

世尊或時宣說依趣福不動識，為往善趣故。或時宣說四聖諦智，為向涅槃故。

這是第四科「第四依」，第一個是「標說」。「世尊」、佛大慈大悲，或者有的時候為我們說法的時候，是「依趣福不動識，為往善趣故」，為我們說這個「福」、說這個「不動」。這個「福」就是五戒十善，我們受持五戒、十善，修學十善法，我們可以在人天裏面享福，得到一些可愛的果報，不像三惡道那麼苦！那麼這叫做「福」，這叫做「福識」。「不動識」，有的人感覺到人天這個欲的境界也是苦惱，還是修禪定到色界天、無色界天比較安樂，那麼他修成功了那叫做「不動」，有定力就是「不動」。

這個「趣」，「趣」者往也，你修這個法門就到這個可愛的果報裏面去，你修這定個法門就到色界天、無色界天這個不動的定，到那個世界去。這個「識」，就是我們的分別心，佛說這個法門熏習在我們心裏面了，這個福這個法門熏習在心裏面，這個不動的法門熏習在心裏面，你這樣修行還是熏習你的心。最後「為往善趣故」，佛的目的說這個法門，就是為了你將來不要到三惡道去，到人天的善趣，或者到色界天、無界天去。這樣子，你應該這樣修行，這是佛有時候這樣說法。

「或時宣說四聖諦智，為向涅槃故」。前邊這個「趣福不動識」、「依智不依識」，這個「識」就指人天的法門說的。「或時宣說四聖諦智」，佛有時候不說人天法門，說這個四聖諦：苦集滅道，你通達這四種諦你就是得到智慧了。這個智慧有什麼作用呢？「為向涅槃故」，為了你可以到這個不生不滅這個第一義諦、大安樂處去的關係，可以到那去。那麼什麼叫做「智」？什麼叫做「識」？現在這裏說得很清楚，這個「識」是「趣福不動識」，「智」是「四聖諦智」，「依智不依識」是這樣意思。

《披尋記》三八〇頁：

世尊或時宣說依趣福不動識者：感人天業是名為福。定地諸業是名不動。此於現在已得生滅異熟識中，安置彼種令趣當生，由是名趣福不動識。

「世尊或時宣說依趣福不動識者：感人天業是名為福。定地諸業是名不動」。「此於現在已得生滅異熟識中，安置彼種」，我們現在成就的這個異熟識，在這裏邊，我們聽佛說法的時候，就把那個福和不動安置在這異熟識裡邊，那個種子安在這裡邊，「令趣當生，由是名趣福不動識」，這樣講。

已二、簡依

於修法隨法行時，唯智是依，非識。

前面是「標說」，這底下「簡依」。「於修法隨法行」，這個「法」、「隨法」，第一個「法」是指涅槃說的，涅槃是法，佛法僧三寶那個「法」就是涅槃。這個「隨法」是什麼呢？是八正道，就是三十七道品，或者四念處；它不是涅槃，但是它能隨順到涅槃那裏去，所以它叫做「隨法」。說「修法隨法行」，就是修四念處，就是修三十七道品、修八正道。

你在修行的時候，「唯智是依、非識」，唯獨是到四聖諦的智慧，你得到了聖人的無漏的智慧了；通達四聖諦是聖人才成就這個智慧的，凡夫不知道！「苦集滅道」我們從書本上、文字上：哦！這是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；但是我們沒有成就通達苦諦的智慧，沒有！我們真是感覺苦嗎？沒有！這個煩惱是招感苦的，我們真實認識到這個程度了嗎？通達什麼是滅諦、什麼是道諦，真實明白了嗎？我們都沒有啊！所以我沒有成就這個智慧。說「唯智是依，非識」，說聖人的通達苦集滅道四諦的智慧，這個智慧是靠得住的。「非識」，不是那個「趣福不動識」，那個「識」靠不住的呀！那個「福識」將來還可能是個大患！你福德大了，你做國王了的時候，你會開槍的呀！若開槍不是又造業了！

但是，按佛教在世間的流行的情況說，做一點福業，也應該做多少。在這個正法住世的時代呀，很多的聖人、很多的阿羅漢得無生法忍的這些聖人，那麼一般的沒有智慧的生死凡夫一看見聖人，他恭敬、尊重、讚歎。這個時候的佛法就是宣揚四聖諦就可以，也宣揚五戒十善，這一般社會大眾，他不敢說這些修行人是寄生蟲，不敢說這句話！只有什麼時候呢？就是像法、末法時代，末法時代出家人沒有聖德了，看見你和我們一樣，這個時候：哦！你是寄生蟲！就這個問題。那麼我們就得要做一點慈善事業，辦個醫院、辦個學校，做些救濟事業；哦！佛教對社會上有一點利益，不是寄生蟲！那麼對於毀謗佛教的事情會減少，佛教有可能還繼續的流行在世間，繼續能

住持，這會有這種事情。這樣子去修一些慈善事業，是怎麼回事呢？是一個護持佛法的行動；按今天的佛教來說，是護持佛法的行動修一些慈善事業，而不是佛教的中心思想所在，不是。中心的佛法、重要的佛法還是四聖諦，還是般若波羅蜜，禪波羅蜜，還在這裏。說我們佛教徒做了一些慈善事業，也應該讚歎，我們應該隨喜，但是希望做這種事業的人要明白，這是護持佛法的行動，要明白這件事。

所以從這句話看出來「唯智是依，非識」，要知道這件事。因為我們常常的學習佛法會知道一件事，實際上要解決生死大苦這件事做成功了才是成功，而不是只是修五戒十善，你只是學了五戒十善，不行的呀！還是危險的事情。我們一般人福德不是很大，我們可能作惡、就是小小的，比較起來還是小小的惡；若是你的福德大了，作惡不得了！可以流血十千里，現在來說不止千里啊！所以佛菩薩呀修學佛法，弘揚佛法，還是以出世間的聖道為主；就是有的時候勸人為善，那個目的是為聖道做基礎的意思。因為你有五戒十善的基礎，你才可以修學出世間的聖道的，你連五戒十善都沒有，這聖道是不能修的。佛法是這樣的意思的。

卯三、結略義（分三科） 辰一、標

略於四時失不失故，建立四種補特伽羅。

這是第三科「結略義」。就是這個「明建立」，第一科「約四補特伽羅辨」，第二科「約四時辨」，卯一「標差別」，卯二「別辨相」，現在第三科「結略義」，把這一段文的要義，再把它顯示一下。

「略於四時失不失故」，這一段文的這個要義，這個「略」有「要」、有個「精要之義」的意思。就是我們學習佛法的人有四個時間，這四個時間都有失、有不失的不同。「建立四種補特伽羅」，這個四個時間，建立補特伽羅，有失有不失。

辰二、列

謂得法時、任持時、觀察意時，修法隨法行時。

這是「列」，列出來。底下「結」。

辰三、結

依四時故，建立四依。

《披尋記》三八〇頁：

略於四時失不失故等者：隨獲一種沙門果時，名得法時。多聞聞持，名任持時。觀察

法句所詮表義，名觀察義時。修無倒業及正思修，名修法隨法行時。於此四時，彼四補特伽羅顛倒所依，是名為失。於佛建立無倒依止，是名不失。

「略於四時失不失故等者：隨獲一種沙門果時，名得法時」，若是我們得了初果，得二果、得三果、四果叫「得法時」。「多聞聞持，名任持時」，就是我們跟一個補特伽羅學習佛法了，學習的佛法你要能任持，不能說闔上書本、學的什麼都不知道了，那不行。「任持」的時候，那麼就是要依義不依文。第一個是依法不依人，第二個是依義不依語，或者是依義不依文。「任持時」你要記住這個義、佛法這個義你要記得住，這個意思。「多聞聞持，名任持時」。「觀察法句所詮表義，名觀察義時」，那這是第三個依，「依了義，不依不了義」，觀察法句所詮表的道理，這個時候叫做「觀察義時」。「修無倒業及正思修，名修法隨法行時」，「修無倒業」就是你修四念處，沒有顛倒的修八正道，這個時候你心裏面正思修，「名修法隨法行時」。

「於此四時，彼四補特伽羅顛倒所依，是名為失。於佛建立無倒依止，是名不失」，就沒有過失。